

城市的皮肤及其他(上)

□李亦

我不讳言自己喜欢城市。城市的规整、洁净、精确、高效、现代气息、科学、教育等等都是吸引我的元素,城市有强大的说服力,那些故土难离的人也抵挡不了它的劝诱,一头扎进来,全不管是福还是祸。

城市是农村的变种,城市是农村这只老母鸡孵化出来的鹰隼。最初的城市没有生产,只有贸易,你抱了鸡,他牵了羊,别人扛了粮食按需交换。所有的城里人都来自农村,区别只是进城的时间有早有晚。有一种人进城不是为了交换,他的手上没有鸡、羊、粮食,而是一块石头刻的名牌——玉玺,他靠这块石头,不仅可以让城里人畏惧,还可让千万里之外的人臣服。拿石头的人主宰着城市,城市存在的意义渐渐变得显著。

城市给人的感觉集中、强烈、迅猛,如风雷电闪其势逼人,而农村给人的印象则绵长、迟缓,千万次重复着无意义就是它最大的意义。

在地图上,城市曾是我对那个区域的记忆坐标。一个时期里,城市激起过我无限的遐思和梦想。近现代,各国城市似乎极易达成某种共识,似曾相识的建筑随处可见。这是人类创造力的萎缩,还是历史发展到一个阶段的必然求同?

中国的商业经济是农业经济的分支,中国的城市自然有着强烈的农村血统,早期中国城市就是放大的农村,至今在中国许多城市里还留有这种放大的遗迹。城市先声夺人的是建筑,但建筑只是城市的皮肤(湖海依傍、江河穿越也是城市皮肤的组成部分),城市的一切几乎都在这层皮肤包裹下,有声有色地运行。

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某个冬日的黄昏,我在上海浦东大厦顶层的一个房间里隔窗眺望,城市被夕阳染成橘色,有了



童话世界的色泽,外滩突起洋楼以它的奇形怪式(因首见)粘住了我的视线。这是一片相当规模的建筑群,它有着不同于中国建筑的开放和张扬,在一个背光的扇形面上,我看到了有别于夕阳尽染的浅黛。那本是极普通极自然的色泽,在岁多年久的任何建筑上都可见的碳原子沉积,却激起了我对这城市的极大好奇。

上海是座年轻的城市,比起中国其他京兆心态浓厚的城市,它可谓没有背景,有点暴发户的感觉。在北方人看来,上海还是一个没有规矩的城市,事实是上海的规矩突破了北方人的规矩,它的规矩是西洋和当地文明的混合体,北方人需要用更长时间才能接受和消化的文明。上海人精于计算,善从小事着手,这正是商业和金融的好土壤;上海人新潮爱美,巴黎一款时装上市不久,就会穿在上海人身上。上海文明是嫁接的文明,母本还是中华文明,具体地说就是操着吴侬软语的江浙人的文明,他们性柔如水,不善创造,却是学习的高手,他们让西洋文明以最小的信息衰减在上海落地生根。上海快速结束了它的少儿期,脸上有了中

老年的肤色,曾经的天真和任性都从瞳孔中淡去,老成持重是这个城市长期的表情。外滩上那些用中国石料砖瓦,用西洋图式建造的片片房居,渐渐成了退伍的地标。

当年的风头依稀眼前,“东方巴黎”之喻仍在耳边。

巴黎享誉世界是很近代的事,除了巴黎人对艺术的热爱,城建也是让它扬名的重要因素——巴黎有着典雅而现代的气度、艺术而现实的色泽、干净而明快的肤相。不仅如此,它的时髦、浪漫、温情使它成为西欧独有的精神坐标。它有着可人的肌肤、生动的表情,它给人留下了完美的第一印象,所有到过巴黎的人无不对巴黎赞叹不已,因为它是欧洲的文明中心。

我常想,文明的初级阶段,是否可以用卫生水平来衡量?用这样的标准来看三百年前的巴黎,文明这个词是否还适合巴黎?

十七世纪的巴黎就有五十多万人,这个可以称得上欧洲首都的城市,当时的卫生状况却实在不敢恭维:臭气熏天,街道脏秽,每天早上一个个便壶从窗口伸出,哗啦啦便溺飞溅。这已经是较有水准的行为,更

多的下等人则是随地便溺。在里弄中小便已经相当文明,更有甚者,国王家的卢浮宫也难免被污,它的院子里、楼梯上、拐角背光处,都可尽兴方便。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上海,一些里弄的某些角落仍建有小便池,男人在里弄面墙而溺,行人不论男女,皆若无其事。

西欧人从乡村进入城市生活后,不仅把草房带到城市,还带去了他们的猪和家禽,家家的猪圈都建在窗前,有些猪散养在街上,巴黎近郊时有欢猪狂奔。1131年,奔猪惊了王子的坐骑,王子堕马身亡。在柏林,处理城市卫生似乎比较见成效。当局曾制定过一条法律,要求进城赶车的农民出城时都必须带一车垃圾粪便,以解城市卫生之患。

古罗马和中国古代城市的卫生则优于西欧。帝国时期的罗马城,优于西欧所有城市,它有宽阔的街道,街道和房居多用石材建造,还有水管和沟渠,排供水系统遍布全城,设有公共澡堂和厕所,这样的设施不仅在罗马,其他城市也广泛享用。

(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,本名李传敬,代表作有《药铺林》、《双凤门》等)

碎碎念

一串脚印

□温良

去年,我从郊区公园调到市区公园工作。对我来说,由远到近的转变着实方便了很多。一年来,除了诸多便利外,在办公室与卖废品的李大爷的几次相遇也让我感触颇多。

我所在的办公室,作为公园的一个文化部门,为了拓宽大家的知识面,专门订了好几种报纸。订的报纸多了,时间一长就会攒上一大摞。我本以为,来个收废品的就可以卖掉,没想到办公室里的几位老同事说,我们办公室里的报纸只卖给公园附近的李大爷。见我一脸不解,几位同事冲我笑笑,说慢慢你就知道了,我听后却是一头雾水。

一个周末,我跟着大张值班。下午快要下班时有人敲门问有没有报纸卖,大张先是看了我一眼,冲门口说了句——有。大张话音刚落外面的人进来三下五除二将报纸捆绑好过秤,然后麻利地结账离开。因为那天刚下了一场小雨,等收报纸的人离开后,留在办公室一串长长的脚印。

大张用手指了指地上的脚印,说,看到了吧?我不明白大张的意思,便起身拿起门口的拖布把脚印擦了。大张在一旁看着没再说话。

过了半个月,还是个阴雨天。巧的是,那天还是我跟大张在办公室值班。当我跟大张正商讨一个营销方案的时候,外面有人敲门问有没有报纸卖,我扭头看了一堆报纸,冲站在外面的人说了句——有啊。于是站在外面的人就走进来,很仔细地将报纸捆绑好,过完秤给我们结账后,并没有马上离开,而是拿起我们门后边的拖布把他踩的带有泥点的脚印拖干净,又把拖布小心翼翼地放回原处才轻手轻脚地离开。



等那个人走远后,大张开口对我说,刚才来收废品的就是单位附近的李大爷,你看出他跟半个月前那个收废品人哪里不一样了吗?我努力回忆才意识到一个细节:地板上的脚印。

大张点点头说,原来我们这里几乎每天都会来收废品的,但有的人很不注意,留下脚印不说,吸烟的还会丢下烟灰和烟头……李大爷则不同,每次来收废品都很注意,不会留下任何“负担”,所以现在几个办公室都愿意把废品卖给他。

听后,我不由得为这位李大爷在心中点了个赞。

不仅如此,更加出乎我意料的是,去年“双十一”的时候,办公室里的几位女士疯狂购物,几天下来,办公室便攒了一堆纸盒子。那天,李大爷到办公室收报纸,我让他连那些废纸盒子一并收走。听我说完,李大爷微笑着冲我点头。

等我帮着把报纸和纸盒子都收拾好,过完秤结账时,李大爷却掏出随身携带的签字笔在那些纸盒子上写写画画起来。一开始我以为李大爷忘了带计算器,赶紧拿起桌子上的计算器说:“大爷,给你计算器,就这么点钱还能算差了咋的?”没想到李大爷站起身,一脸严肃地说:“小伙子你误会了,这些快递废纸盒上还清晰地写着姓名、电话啥的,我是担心就这样再卖出去,万一被坏人盯上,给你们造成麻烦,才用笔挨个涂抹掉啊!”原来是这样啊,我的脸一阵发热……

事后我常想,其实在每个人工作和生活中,不仅应该学会尊重他人,更应该从一点一滴中学会为别人着想。只有学会互相尊重和为别人着想,我们才会“赠人玫瑰,手留余香”。

名家言

□王佐良

李白的“蜀道之难,难于上青天”早就琅琅上口,可蜀道究竟有多难,我并无概念。1994年乘火车去了一次成都,体验了蜀道难的滋味。

那年春节前夕,单位要我到成都参加考试会议。正值民工返乡高峰,一票难求。我凌晨四点起床,步行一个多小时到剪子巷预售点排队,排了几个小时,轮到我的时候,从窗口甩出来一句硬邦邦的话:没了!第二天我起得更早,排了第一,终于买到了去成都的联票,但要在西安中转。

火车开了一夜,中午到达西安,一下车我狂奔到签票口,那里已是一溜长蛇阵,轮到我的时候被一声尖叫呛了回来——没票!我茫然地在车站徘徊,一个小矮个走过来问,你去哪里?想不想上车?

我一愣,仔细看像不像骗子。去成都。我说。

我帮你进站,只要五块钱。他说。

我犹豫了。你进不进?他问。

开往成都的列车就要进站了。他又说,五块钱保证你进站,能不能上车要看你的本事。

我递给他五块钱,他带我在一扇有人值守的边门进了车站。车来了,我不顾一切地往上挤,后面的人把我推进了一个散发恶臭、连空气都黏糊糊的车厢!这是农民工的“专列”,走道完全被挤死,座位底下都人挨人躺满了,还有数不清的大



蜀道难

包袱上歪着,躺着人。我直挺挺地站着,一只脚有一块地方,另一只脚悬着。这是慢车,下午一点半出发,第二天中午到成都,二十多个小时,我要这样站着!火车每停一站,都有人挤上来,把我挤得像一根木桩。旁边几个大包袱压着我的腿,上面横七竖八有几个人在打瞌睡。

列车咣当咣当慢吞吞地开着,我累得有些支持不住了,终于有个身材瘦小的人对我说,再忍忍,我到广元下车,你可以坐我的座。我一听,有盼头了,那就等吧。列车在崇山峻岭中穿行,黑乎乎的我什么也看不见,只知道一会儿进隧道,一会儿出隧道。我在车厢的摇晃中困得身体光往一边歪,这时候听见尖利的叫骂声,还有小推车叮叮当当的撞击声,售货员非要从我挤得没处插脚的过道上把车推过去!车推到我面

前的时候,我几乎把自己吊在行李架上,我身边那几个打瞌睡的人被惊醒了,有个小子站了起来,从衣兜里抽出一把刀,修长的刀身闪着暗淡匀致的光泽,锋利无比。我一阵胆寒,它离我太近了!售货员坚持要推过去,他们不让,双方僵持着。

那个要到广元下车的小个子挤过来解围,他拿过那把刀,握在手上给我看,刀锋、刀尖,仿佛都滴着血……那几个被惊醒的人活跃起来,我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,只能稳住他们。于是我主动跟他们说话,问他们从哪儿来,他们说从安徽来,我说我也在安徽呆过,他们立刻警觉起来,我又问他们要去哪儿。“去哪儿?”他们面面相觑,傻笑着,反倒问我去哪儿,我说去成都,显然成都不是他们要去的地方。我又问他们干什么,他们

的回答支吾不清,好像说不干什么。既然不干什么,那我就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了,在这人像货物一样码放的车厢里,什么人都有,什么事都可能发生,就看你有没有运气碰上。

车窗外面慢慢地变得朦胧起来,可以看到途经的小站上穿制服的人在打哈欠,哦,是不是广元快到了?我像别人一样,停车的时候,挤过去从车窗把两角钱和杯子递下去,然后在火车缓缓地开动中拿到我的杯子,杯子上的水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温的味道,却是维系生命之水。

广元到了,人们轰隆隆地下车,我抢过去坐在小个子空出来的座位上,那感觉就像上了天。这时候我才感觉到我的腿,硬邦邦的像两根胀开的木头。车过绵阳,阳光照进车厢,空气也清新了,我却为自己的车票犯起愁来,我虽然买了到成都的联票,可没有签票,等于无票乘车要罚款的。我的对面是一个带婴儿的妇女,我对她说,下车的时候,你照顾好自己孩子,我帮你拿行李,你放心。她答应了。

成都到了,人们跳下站台,呼隆隆地从铁轨上涌过去,我转身向地道走,那个妇女紧张地盯着我,我说,过铁轨很危险,你跟我走地道吧。我再三劝说,她抱着孩子跟我下了地道。地道里空荡荡的。到了出站口,我两只手各提着一件行李,检票口的女士连看也没看我一眼。

如今,终于开通了济南到成都的高铁,蜀道难,必将成为遥远的记忆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教授、翻译家)